



欢乐打谷场

肥西 陈家萍

双抢时节，打谷场热闹得紧。稻子收割回家，小山般码放在打谷场上。待到收割完毕，接下来，便是打稻。打稻机用绳子箍着，被两壮汉一扁担抬来。打稻者皆戴草帽背风而站，防备眯了眼。一台打稻机前挤站着三四个人。打稻机轰轰作响，稻把在轮齿上翻滚，众人百忙中不忘打趣，笑声借金黄的稻子、稻叶飞落一地，飘散到远处的灌木丛里。待到稻叶积厚，便用竹筲将叶子筲开。

孩子们运输稻把。高处的稻把用洋叉挑下来。远远地投掷到打稻机旁。稻堆渐矮下来，手臂够得着，便舍洋叉，双手来拉。每只手可以抓取两三个稻把。然后将打过的稻把整齐地码在另处。动作稍慢些，打稻者遂催喝。用机器打，稻把里难免有遗漏的稻谷。接下来，改用牛拉石碾碾，谓之：打场。将稻把上的草绳解开，抖散在场地上，成圆形，便于石碾滚动。牛拉来，木制的牛角头架上牛脖，后拖一石碾。爹吆喝着牛，绕着稻草转圈，石碾碾过，稻谷从稻棵里压落。老牛亦不闲着，边拉石碾，边伸嘴够一口稻草，哼唧有声地咀嚼。

碾完头浇(次)。牛歇一旁。大家伙儿用洋叉将堆草再翻个身，再碾二浇(次)。稻草码一堆，洋叉拖拽着，开始码草堆。码草堆的皆是家中主劳力。先将草堆底打好，齐齐堆叠上去。堆至一人高时，人上去，底下的人用洋叉送草，上面的人接住。草堆码好，还要做个顶，防雨。

风向正好，扬稻。人在上风立定，眯眼瞅准风向，扬锨抄稻，用力向高空扬撒，稻落近处，风将叶子等杂物捎向远处。扬稻的姿势，铲，抛，扬，皆满蕴着一种充满张力的美。

阳光正好，晒稻。用压刮推送，稻谷便均匀地散布在打谷场上。犹记得，哥哥猛一用力，压刮往前一送，我立脚不稳，一个趔趄，跪地。哥哥坏笑：何必行此大礼。

中午，翻稻。稻子翻个身，底下的翻到上面晒。打谷场四周，用扫帚、竹竿等拦坝防鸡鸟啄食。拴一条长绳，上面系着红红绿绿的绳子、袋子，看稻人坐在荫凉处，见鸡鸟来，将绳子一牵，鸡鸟便落荒而逃。黄昏，地

面热气渐失，开始收稻。先用木锨往前推，一定厚度时，取来压刮，前者将绳子勒在肩头，后者双手紧攥压刮把，将压刮深扎稻中，后者一声“起”，前者伸颈弓步，站在稻山上突然发力，后者借劲往前猛推，二者合力将稻子押上稻山。压刮身过，留下一道深长且均匀的稻沟。伸手取来簸箕，往箩筐或尼龙袋里收稻。一人则挑，两人则抬。夏雨说来就来。若头顶飘过一团乌云。打谷场上便一迭声“抢场”。主劳力尚在山岗劳作，闲在家的妇孺急操木锨、扬锨、压刮，加速度抢救。在第一滴雨落地前，将稻谷收回家，堆晾在堂屋。雨，哗哗落。心，也收回心窝窝。

攒花生亦有趣。吃过晚饭，将电灯拉到打谷场上。长凳矮凳一律放倒。花生秧堆在身后，大家排排坐。双手捧一摞花生秧苗，齐齐嗑在板凳沿上。花生与泥巴齐飞。攒完，细查，秧里有攒丢的花生，便用手摘下，“嗖”地将花生秧扔将脑后。为防孩子犯困，大人们总是搜肠刮肚说些鬼怪故事，一惊一吓中，瞌睡跑到爪哇国，不知不觉中，已攒了一地花生。收获季节，作业做完，我们便主动申请攒一挑花生，方才洗漱睡觉。侄儿襁褓期“百日哭”。我们攒花生，说笑，他仿佛不甘寂寞似的，亮开嗓子大哭，乐得我们“哄”地一声笑。

檐下白炽灯将打谷场照得如白昼。檐角，黑大的蜘蛛孜孜织网。“啪”地一声，知了自高枝坠地。蝙蝠的暗影打眼前滑过，空气里弥漫着花生透着奶浆汁的清香。花生叶亦好闻，混着新鲜的泥土的气息和花生的奶香，醇厚悠长。一到双抢季，每每想起打谷场上安详静谧而又欢乐无限的情景，总有绵绵的乡情扑面而来。

季节

三伏天的雨

池州 赵柒斤

宽敞的柏油路弯弯曲曲且非常慵懒地向老家门口延伸，路上的行人少得可怜，偶尔路边房子里走出的小姑娘、老大爷横穿至对面，都是步履匆匆，生怕被无情的阳光、滚烫的地面灼伤；路边新植仅两年的各种风景树，像叹息时光快速流逝的老者，垂头丧气，打不起精神；躲于草坪里的昆虫不敢吱声，躺在浓荫下的一只大黄狗不停地喘气，它们似乎用这种方式控诉着烦闷而燥热的三伏天气。

推门进屋，放下行李，打完招呼，就迫不及待地洗脸、抹汗，走出洗浴间，仿佛是在打了个盹的恍惚间，老天就忽然变了脸，南边天空的阴沉景象快速蔓延过来，很快覆盖头顶，目之所及，整个天空都被乌云笼罩，慵懒的雷声也不断由远而近地传来，没有酝酿，也不虚张声势，只是由“嗡嗡”声变成“啪、喀”声；风跟着嘶吼起来，一片一片地呼呼而过，时强时弱，断断续续，卷起的灰尘、落叶像无节奏的舞蹈忽高忽低；雨珠先是借着风势很小且稀疏地往下掉，像在做铺垫，逐渐加密润湿滚烫的地面，仿佛时候已到，宛如听到号令，雨珠就突然换成的雨点，密集地奔向地面，争先恐后连成一条条雨线，间或着闪电、雷鸣，砸得路面、窗户“啪啪”响，路肩里的小草默默地在甘霖中沐浴，兴奋地摇头晃脑，路树则身不由己地随风摇摆……

前后不到半小时，仿佛收到“鸣金”声，雨渐渐停下来，乌云快速移动，刺眼的太阳又挂在空中，正如唐代诗人崔道融描述的那样：“坐看黑云衔猛雨，喷洒前山此独晴。忽惊云雨在头上，却是山前晚照明。”天空放晴，人们又忙碌起来，紧闭的窗户纷纷打开，搭盖在酱、谷上的遮雨布陆续掀开，屋后新房地基上的师傅们再次忙开……走出院门，惊讶地发现，三伏天的雨，真的有别于绵绵的春雨、浪漫的秋雨、平静的冬雨，虽然三伏天的雨下得无规律、无固定时间段，却给大地营造了一种新景象：微风徐徐，清爽凉快，各种路树精神抖擞，一改雨前萎靡不振的样式，其枝叶依旧沉浸在兴奋之中，不停地随风飘摆，几片翩翩起舞“早熟”的黄叶格外显眼，而碧绿的青叶面上晶莹剔透的雨珠仍在高兴地打滚，藏在枝叶间的知了叫得更欢；草坪上的巴根草茎叶茵茵之绿更加养眼。几个孩童或赤脚踩着尚未流尽的雨水，或蹲在小树下捉蚂蚁，或追闹小篮球疯狂玩耍，个个兴奋无比。伏天雨后的一切景致宛如刚出浴的美女，清新脱俗。

看到三伏天原本无精打采的景物，在雨后突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，想起小时候村里老人挂在嘴边的俗语，“伏天一暴热一暴”“伏天每日一暴，坐家里收稻”。家乡人称夏天的“局部阵雨”为“打暴”，虽然“打暴”后的天气会更热，却依旧期待“天天打暴”。对城里人来说，三伏天的雨发挥着降尘、暂时减热等作用，让“似火烧的赤日”暂时不再灼人；可对乡下人而言，三伏天的雨就是天降甘霖，就是真金白银，就是一年的丰收、希望和幸福，它能将“半枯焦的禾苗”救活，使其成长成熟。

换个角度看，从人生角度体察伏天的雨，不难发现，三伏天下的绝大多数是“局部雷阵雨”，仿佛是芸芸大众的人生之路必然遭遇的暂时性挫折，前进之路接受一场场短暂的暴雨洗礼，何尝不是一种收获，因为原本浑浊或乏力的人生之路经一阵暴雨的突然“袭击”，往往像路树一样豁然开朗、焕然一新。

记忆

生活

暑夏一碗汤

合肥 王泽佳



我爱煲汤，到了夏季仍不惧“烟火熏颜色”，常常为家人做汤。花繁叶锦春色已调，翠色怡人夏日未至。在两个季节的节骨眼处，立夏在节气里存在感并不强。我重视这个季节，因为立夏可以尝鲜。将立夏豆——蚕豆与雪菜同煮，衔着苞衣的蚕豆与丝丝缕缕的雪菜缠绕，当豆瓣似葱绿，汤色渐柳黄时，二者你依我依，完成了味蕾的羽化。将汤盛在瓷质莹润的广口碗里，只觉清甜酸冽的滋味如红尘岁月中的一曲慢板，适合立夏这个静谧又不失跃动的节气。

转眼小暑来临，此时梅雨将歇，但湿气尤甚。虽为小热，需趁入伏前清热祛湿。喝一碗绿豆汤，温润宁心，度过静美平和的凉夏。明代作家高濂在《遵生八笺》中提到“绿豆淘净，下锅加水，大火一滚，取汤停冷色碧，食之。”我如法炮制，一把绿豆一瓢水煮开，袅袅水汽中颗颗绿豆随水花翻腾起舞，再加一勺白砂糖，待豆沙稠密、汤色鲜翠、清香弥散时，汤便熬好了。放置冰箱里冰一下，尝起来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，心如山泉般清澈、欢快，暑热顿消。饮完绿豆汤后，若还能在小桥边树荫下的躺椅上打会盹，倒真有点“公子王孙把扇摇”的不知人间疾苦享受了。

到了大暑，室外就像一个熔炉，万物蒸腾着热气。临饭点，少不了惦念一碗热汤。或清香润口，或厚腴够味，都让人舒爽。西红柿与鸡蛋打汤，是我家三伏天餐桌上的主打汤品，红色的番茄铺底，明黄色的鸡蛋如丝如缕地浮于其上，加之翠绿葱花浮漾点点，望之让人舌下生津。趁热舀一勺，嘬起嘴巴吸溜，一股暖流进入腹内。细品来，番茄本身有着提味效果的自然微酸，加上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了蛋

液的鲜美，一并融入汤里，渲染出的便是至味。我连剩下的汤底都舍不得倒，留着下面鱼用。

溽热乏味的夏日，喝碗老鸭汤既营养又开胃。鸭汤要煲入味，搭配的食材很关键。既能吊出鸭子的鲜，又不能喧宾夺主，两味要达到一个微妙的中和状态。选用味凉甘淡的冬瓜可以化鲜予味。先将鸭肉打一遍焯，再焯几个葱头姜片添香，鸭肉炒至皮色焦黄。将备好的冬瓜切成三厘米见方的块儿，露出莹洁莹然、柔如细绢的内里，倒入汤水中。有了清新的冬瓜的调和，消除了鸭的腥膻之气，鸭肉的丰腴醇厚巧妙地流转出来。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慢炖，汤里簌簌腾起油脂和鲜肉织就的香气，呷一口，水嫩的鸭肉酥烂，入口即化；翠玉色的冬瓜则绵软粉糯，微微黏嘴，又不失清爽。神思恹恹的下午，一家人围着一锅鸭汤，热雾渺渺，言笑晏晏，胃口和心境会瞬间变得开阔。

暑夏之际，蝉在嘶鸣，太阳明晃晃的。我们坐在阴凉的屋里，品着一碗或冰或热、或素或荤的汤。我想世间的幸福，也一直藏在烟火里，就好像灶膛上的那锅汤，在日子里熬出香味来。